

开篇语

一座城市、一个地区的文化，是这座城市、这个地区的根脉和灵魂。

近日，政协营口市文史资料委员会选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营口生活、工作过，体现营口文化精神、文化创造的25位杰出人物的史料，编辑出版了《营口文化记忆（第一辑）》一书。书中人物在各自领域的奋斗、贡献和影响，丰富了营口的文化内涵，给这座城市留下了深深的印记，激励我们振奋精神、赓续文脉，在前人创造的基础上，续写繁荣营口文化的新篇章。即日起，《营口日报·文化》版“营口文化记忆”专栏将陆续刊发。



白山黑水气葱茏，
振古人文大地同。
不使龙门擅伊洛，
如今魏法在辽东。

这是已故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启功先生1984年秋天为沈延毅先生书法展览的题词，他给予先生创建的“沈氏碑体书风”极高的评价。

沈延毅先生，1903年12月21日生，字公卓，别号攻昨，室号述菊斋，晚号天行健斋主，辽宁省盖州人。早年就读于民国大学、北京大学，毕业后到吉林道尹公署任职，旋即任中东铁路督办秘书，抗日战争结束后任东北生产管理总局秘书处处长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历任东北博物馆研究员，沈阳市文史馆馆长，辽宁省政协常委，沈阳市政协常委，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，辽宁省书法家协会主席、名誉主席。

1992年2月23日，农历壬申年正月廿日，沈延毅先生因病医治无效，在沈阳逝世，享年90岁。噩耗传来，我哭了，大家都痛惜中国书法界摧折一位大师级的巨擘。

记得2003年12月21日是沈延毅先生的百岁诞辰，辽宁书法界、诗词界和文史界的同仁均以不同的方式追思这位老人。沈延毅先生的家乡盖州市人民政府于这年初决定：将占地约3亩的鼓楼办事处老建筑四合院开辟为“沈延毅纪念馆”，同时拨款20余万元用以修缮。消息一出，我格外激动，因为我曾于2001年在市政协会议上提出“建议举行沈延毅先生百年纪念系列活动”的提案，此时，建设“沈延毅纪念馆”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。2003年8月1日，一个小雨淅沥的日子，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与书友一道驱车赴盖州，瞻仰仍在完善中的“沈延毅纪念馆”。盖州市书协的主要负责同志出面联系，刘平女士热情地接待了我们。她曾在沈老身边工作，现为沈延毅纪念馆副馆长，目前忙于征集沈老生前文物。刘平女士告诉我们，纪念馆筹备工作进展顺利，沈老生前好友、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先生题写了馆名；沈老先生的长子沈尔瞻先生也曾多次来馆指导，并捐赠了不少文物……

我站在四合院的中央，陡然感觉到沈老先生的高大，也仿佛听到了沈老的呼吸和匆匆回家的脚步。身处这古色古香的院落，不禁回想起与沈延毅先生间的许多往事：

记得1978年，沈延毅先生刚刚被落实政策，返回沈阳恢复工作，不久，他便以满腔热情倡办了辽宁省书法展。那次展览是在辽宁省博物馆举办的，我的一件隶书大字“风华正茂”幸运入选。开幕那天，我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沈老先生并虚心求教，先生的谆谆训导敲开了我渴望多年的那扇门，鼓励我勇敢地步入书坛。之后，书法逐渐热起来，与沈老的交往也逐渐多了起来，我经常往返于营口、沈阳之间，去沈老住处坐坐，看字说字求字，每一次都得到启迪与收获。

1984年4月8日，傍晚时，我来到沈老住处，沈老一眼认出我并招呼我“营口的小姜”，片刻，我们的交谈便很随意了。从沈老滔滔不绝的谈话中，我理出一个主题，那便是“恒”。因为沈老从我的学书实践中看出了我的徘徊与犹豫，所以再三敦促我要持之以恒地投入。他反对一夜间冒出个书法家，不承认什么“小书法家”，对鼓动新闻工具而后捧起来的书坛

“星”们更是不屑一顾，他认为真正的书法家应是功力与素养的成功结合。在我俩热烈讨论关于学书要持之以恒时，我趁机敬请沈老挥毫，沈老当即写了条幅“学贵有恒”。我说家中缺一横幅劝勉的话，沈老又写了“温故知新”。我又央求先生，能否写一大字“恒”，老人家欣然答应。如今这三幅墨宝仍悬挂在我的房间，它将永远鞭策着我不断攀登书法创作和理论研讨的一座又一座山峰。

是年6月26日，沈老精神矍铄，兴致勃勃地来到营口。市文联的同志要我通知书协会员参加与沈老的会面和讲学活动，我自然成了这一重要活动的主持人。这一次沈老留下不少墨宝，据我所知，这可能是老人家最后一次回营口。虽然后来几次表态再回家乡，终因身体不适未能成行。次日的讲学，我认真地做了记录。书法高论长达万言，从古到今，从全国到辽宁，沈老以省书协主席的名义再三呼吁继承传统，并说明继承与创新的关系，建议青少年习书者要打下坚实的传统根基，切莫急于“创新”。他认为学书应以古为新，先与古人合，后与古人离，不可赶时髦，不可搞“野狐禅”，不可急功近利。我记得，他的这一主张逢人便讲，有机会就说，苦口婆心，身体力行。

一次，省能源研究所怀英、守武二君经我介绍烦请沈延毅先生为该所《农村能源》杂志题写刊名。1987年6月18日，我们径直来到沈老家。时值晌午，沈老正在吃饭，一手举着馒头，一手捏着干虾皮。我惊呆了，老人家的生活如此简朴啊。那一次，我们顺便看了看沈老的家，见墙上挂满了字画，有方毅、杨成武等人的字，有百岁老人孙墨佛的“寿”。另有一幅悬于床头，我定睛一看，是沈老近期临写的颜真卿《告身帖》。我很激动，静听沈老在说：“学书不学古不行，不临帖不行，这是基本功，不管老少，有资历都得学，老端架子有什么用？我就是活到老学到老临帖到老啊！”此时，我禁不住想起先生的几句论书诗：“书法固求精，书中贵有我。临池多半生，至今未可为。”也顿觉惭愧，扪心自问：85岁高龄的老人还在临古不辍，况我乎？

次日，我为沈老买了一些宣纸，便借此再访老人家，他兴致不减，想试试我的纸，于是我又得了一幅字——王昌龄的诗。这可是一件极为珍贵的作品。“寒雨连江夜入吴，平明送客楚山孤。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”28字北碑行书洋洋洒洒，饱含着对故乡亲友的满怀深情。款题“荣贵同志留览丁卯五月录王昌龄诗八五沈延毅”。四尺中堂的巧妙安排如诗之佳构，天然浑成，含蓄蕴藉。

记得辽宁省书法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“沈延毅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”，我应邀参加，也作为家乡代表，与磕头拜师于沈先生的几位学生坐在一起，唠起了与先生曾经的往事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时，沈老到“五七”干校学习改造，1970年下到辽中。这年冬天，他回沈阳一次，姚哲成和程与天在沈河饭庄请先生吃了一顿便饭，餐后先生赋诗一首：“两生招饮谈三绝，六出初飞又一年。如此情深如此绝，不堪万感寄樽前。”可想当时先生的心情。学生不知如何安慰他，也不知为他承担些什么。

谈话间，沈延毅先生的弟子宋慧莹忆起：1974年沈老师终于落实政策回城了。大年初四的早上，先生径直

一帜开生面 魏法在辽东

——追缅北碑书法大师沈延毅先生

姜荣贵

来到宋家，全家人闻声一起拥出门外，高兴地把老师接进屋，忙不迭地请老师上座吃午饭。酒至半酣，老师兴致大发，随即赋诗一首，俯案挥毫而就：“爆竹声中岁月迁，沧桑风雨感余年。春来沈水一杯酒，留此鸿泥话旧缘。”先生是宋慧莹的授业恩师，而且师生之道始于动乱年代，如同亲人，往来甚密，所以，慧莹常常忆起。那是一段多么幸福难忘的时光啊！

经过“文化大革命”洗礼的沈延毅先生精神矍铄，只争朝夕，他广交友友，集合贤达，认知学生，结社办展，往来于翰墨因缘。1979年12月，经过沈延毅先生的奔走，辽宁省书法学会成立，先生被推举为会长，我荣幸地成为第一批会员。1980年，辽宁省书法学会和国内五个省市的书法组织共同发起的“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”在沈阳隆重开幕，先生的六尺对联“海为龙世界，天是鹤家乡”格外抢眼，这可能是这时期沈延毅书法的最高境界。1981年5月9日，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，沈延毅被聘为名誉理事，我也荣幸地成为第一批全国会员。1982年3月30日，中国书法家协会辽宁分会成立，80高龄的沈延毅当选为名誉理事，我是理事会成员。先生领导省书协工作期间，带领大家继承传统，努力创新，培养队伍，奖掖新人，处处充满了正能量。辽宁书法繁荣发展，位居全国前列，沈延毅先生功不可没。他也当之无愧地成为辽宁书法的一面大旗。

沈延毅先生是一位非常有个性

的书法家。他从不盲从、不攀附，有独到见解。他常与人说：“要与古人争，不与时人论天下。”先生字公卓，别号攻昨，寓意否定昨天，与古人争一席之地。他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实践的。一次展览会上，陪从人员不断地向沈老介绍获奖作品，沈老不耐烦地说：“我不看获奖作品，我不受全国评委左右。”平素的沈老也确实对法帖百看不厌，对现实中一些年轻人的花里胡哨不屑一顾。一位后学去沈老家拜望，见老人家“封砚”了，因为啥——前些天来了一个人，打着别人旗号，要了两幅字，出去就忽悠“跑官”。沈老得知，很是气愤，一气之下，“封砚”！谁再来索字，得先问回干啥用。相反，家乡盖州要维修上帝庙和钟鼓楼，他四处联系，协调关系，争取资金，还为新开旅游景点题匾题字。一安徽青年登门求学，先生热心鼓励他要走正路，并主动为他书写“循序渐进”横幅。当年号召志愿参加“爱我中华，修我长城”、赈济南方水灾等活动时，沈老捐赠了一大批书法作品和数千元现金……

值得我们特别珍视和研究的还是先生留下的那份遗产：那独树一帜、标高高举的北碑书法艺术，那书界一致给予很高评价的“沈氏碑体书风”。据相关资料记载，也有先生的一些诗作佐证，他首先从隋唐诸大家入手，继学清人何绍基，从而奠定了扎实的书法功底，后来逐渐接受了清代阮元、包世臣和康有为的碑学思想，开始专心致志于北碑，其书法形成之结构分期已鲜明显现。如果将沈延毅先生的书法置于清中期以来碑学中兴的时空背景下，对其创建的“沈氏碑体书风”由书学义理到笔法构法进行解读，从“心正则笔正”说，到“无从唐人人”与“书宗晋魏唐”说，到“南王逊北王”说，再到“先与古人合，后与古人离”说，等等，一个“合”字的苦练，一个“离”字的高标，可见其书法思想引领书法品格轨迹，也印证了先生在书法理论、书法艺术上的不断求索。

其实，将北碑转化为行草，是碑学的最大难题。因为北碑基本没有行草书，需要艰苦摸索，总结经验，这是需要一定时间和付出一定代价的。所以早期很多碑学开创者，或者是“口言碑而手写帖”，或者是所写作品相当长一段时间并不成熟。前者如阮元、包世臣、后者如张裕钊、李文田。甚至连康有为也自叹：“吾眼有神，吾腕有鬼。”他们都努力过。恰

恰沈延毅先生进行了勇敢而艰辛的尝试，他笔下的革新将北碑书法领向了更为深刻的境界。无疑，沈延毅先生是一位成功地进行了“意义创造”的书法家。何为“意义创造”？就是临碑不囿于碑，继承批判前人书法观，建树新的书学思想，他的书学义理和思想主张支撑并解读了他的书法实践，这便是沈延毅先生在书法史上重要地位的来由，也是沈延毅先生书法之真正意义。

如今，关于沈延毅书法的学习和研究渐渐火爆热络起来，“沈延毅书法研究会”业已成立，许多社会有识之士斥资为先生办展，出研究文集，出诗集，出作品集，出先生在国内外的影响。是的，先生若与清中叶或清晚期以及民国诸碑学大师，如张裕钊、赵之谦、康有为、李瑞清、于右任、沙孟海等进行客观比较，一点也不逊色。他们同是弘扬北碑书法之最杰出者，同样在中国书法史中享有大家的身份。

沈延毅先生不朽！每每欣赏老人家的作品，便念及其中的故事，也念及老人家的教诲，激动之下，便写了几句“六言韵语”，以缅怀这位北碑书法大师。

恸哭壬申凛冬，书坛陨落巨星。逝者凄然如斯，泪别公卓先生。先生苦学家承，寒窗萤火昏灯。又为暖夏门下，再拜南海更生。柳振欧密随，铁画银钩遂成。砚田躬耕有法，翰园秀君挺英。终于一帜独垂，别开生面书坛。如今魏法何在？沈氏碑体书风。难忘和颜善容，依然谈笑风生。至今遗墨犹香，君与北碑永名。记得净言苦口，嘱我学贵有恒。从今谁来教我？桃李慰唁英灵。

近日，盖州“沈延毅纪念馆”嘱我撰写一副对联，于是，我将“六言韵语”提炼了一下，也作为此篇追思文章的话：

翰海苦读经典一帜独垂开生面，
砚田躬耕魏法碑体书风薪火传。



沈延毅小传

沈延毅，中国现代著名书法家，诗人。字公卓，别号攻昨，室号述菊斋，晚号天行健斋主，1903年12月21日出生于辽宁省盖县（现盖州市）城东土台村。

沈延毅父沈庆庵为当地有影响的文化名人，能文章，善书法，尤长诗歌。写得一手漂亮的“何体”（晚清著名书法家何绍基的字）。有一女一子，女嫁乡友张著谦。幼子延蓉，字剑津。沈延毅即沈延毅。

沈延毅7岁时，从父学习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和《千字文》等，同时在父亲指导下描红临帖。以后若干年，对唐楷欧、褚、颜、柳诸家都悉心临摹学习，颇下功夫。1917年冬，沈延毅14岁时，经父执引见，赴大连拜见为避祸寓居的碑学大师康有为先生。1918年，沈延毅就读盖州简易师范附设初中班，接受系统的国学文史教育。国文教师是歌曲《苏武牧羊》的词作者蒋荫棠先生，获益颇多。盖州师范毕业后，就读私立北京民国大学，后又就读于北京大学。

沈延毅大学毕业后，1926年春回东北，先供职于吉林道尹公署任文职书记，后到哈尔滨供职于中东铁路公署。1932年，中东铁路由伪满洲国交通部直辖，公署解散。次年，沈延毅任伪满洲国经济部嘱托。供职于中东铁路督办公署期间，结识成多禄（清末民初东北历史上颇具才气和影响的诗人和书法家），对沈延毅影响很大。

沈延毅早年曾在母亲操办下，与当地一姑娘结婚，但长期没有子嗣。母命其纳一房侧室，延续香火。沈延毅选中居住在盖县小石棚南沟的女子孔韵书为妻。

姜荣贵 整理

